

清代名人軼事



晉伯
題

民國六年十二月十五號初版

名著小說一千種第七類

清代名人軼事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纂輯者 王瀛洲

校訂者 姜俠魂

發行者 交通圖書館

分售處 本埠各書局

總館上海交通路一三三號

總發行所 交通圖書館

分館蘇州觀前街

版 權 所 有

袁 第

世 二

凱 現

演 已

義 版

袁項城爲世界之怪傑爲中國之梟雄稽其生平影響於域家社會何可勝言此書以袁氏一生事實爲經以六十年來經過之政外交宮闈閭巷諸方面根的隱秘黑幕爲緯自袁氏出世迨至民國六年底爲止故凡西后淫亂之隱秘 達英擅權之隱秘 王公大臣之隱秘 中日戰禍之隱秘 保皇變法之隱秘 黨會國際之隱秘 官僚民黨之隱秘 宋案白狼之隱秘 暗殺各大案之隱秘 籌安會起點之隱秘 某文妖某女怪之隱秘 儲蓄票開煙禁之隱秘 十三太保四大金剛之隱秘 六君子小人之隱秘 絕德案公民團之隱秘 復辟問題之隱秘 種種關係種種色相探輯三十餘種之參考書並五十餘人之調查所得不拍馬不吹牛探本溯原據實直叙奇奇怪怪冶爲一爐首冠銅版圖畫凡人物古蹟紀念物品無不備載五光十彩尤爲特色第一集再版第二集初版同時世書每集定價五角合購特價六折外埠寄費加一郵票九五作實

發行所上海交通路 交通圖書館 分館在蘇州海交通路 觀前街及各

省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清代名人軼事

王瀛洲輯

錢牧齋軼事

說元室主曰。明季海內名士。應南宮試者。多與內璫通消息。牧齋雖少時自負風節。然亦未能覺俗。殿試後。小監密報已得狀頭。司禮監諸擋。悉飛帖致賀。郡下士大夫相見。慶得人傳臚前夕。報刺來賀者。知與不知。絡繹戶外。牧齋亦喜極。與知交數人酣飲。竟夜。比升殿臚唱。第一人乃韓敬也。蓋韓實與巨擋用事者相善。先期賄求。俟上升殿時。潛易之矣。牧齋憾甚。後韓以京察被黜。疑牧齋所擠也。亦銜之次骨。牧齋生平交游。徧天下。獨視浙人如水火。其原因正坐是耳。韓湖州歸安人也。

牧齋讀書法。每種必有副本。凡遇文字佳者。及字句新奇可喜。或事之有關繫者。卽副本上以剪裁取夾。正本中以便覆檢。及作文時尋取。蓋正本皆宋元精槧。或名抄孤本。不欲輕用丹鉛也。

門生某具腆儀。走幹僕千里外奉書牧齋。書後附錄古書中僻典疑義若干條。懇爲剖辨。牧翁逐條裁答。頃刻都盡。惟惜惜鹽一條。忘其所出。將繙書檢閱。河東君在側笑曰。太史公腹中藏乃告窘耶。昔昔鹽爲古樂府題名。鹽卽艷之通假。艷歌中一體也。牧翁笑而擲筆曰。吾老健忘。如卿之年。寧待啓予耶。

河東君本姓名非柳如是也。初吳江盛澤鎮有名妓曰徐佛。工畫蘭。能鼓琴。四方名流連鑣過訪。有養女姓

楊氏名愛。卽河東也。色美於徐。而雅澹更遠過之。初未知名。崇禎丙子春。張天如自京師假歸裏東。過吳江。聞徐名。艤舟垂虹亭。肩輿往訪之。至則直徐他出。愛代之出迎。天如一見。傾倒甚至。許爲青出於藍。攜至垂虹。絳繖而別。語之曰。卿真衆芳領袖。慎勿妄自菲薄也。愛由是竊自負。誓必擇曠代逸才。如天如者而後嫁之。旣而聞牧翁家居虞山。卽扁舟至虞。矯爲士人妝。投刺往謁。易楊以柳。易愛以是。刺入。牧翁疑爲尋常俗士也。辭以他往。愛歸舟賦一詩寄之。詩中微露色相。牧翁讀之大驚。急詣舟訪焉。則已易弁而釵矣。自是河東遂棄楊愛名。牧翁且字之曰如是。是爲錢柳撮合之始。

大江以南。藏書家富無逾錢氏者。絳雲一炬。宋元精本皆成劫灰。不亞江陵之火。惟故第在東城。兩漢書適度。故第中幸免於難。書歷藏趙文敏王弇州家。文敏弇州皆寫小像裝於簡端。所謂紙色如玉。墨色如漆。古香滿室。寶光燭天者也。牧翁得此書時。出直僅三百金。以後漢缺兩冊。故減價以售。牧翁徧屬書估欲補其缺。久而不獲。某估客一日停舟烏鎮。登岸上一酒肆謀晚食。甫入門見肆主人於敗簾中取舊書一冊。撕首頁將以包食物。睨視之。覺有異。近觀卽後漢書所缺者也。問之肆主曰。此客歲星貨攤上拾得者。君欲之尙有一冊。並以奉贈可乎。估惜首頁已缺。肆主曰。頃鄰人某以包麵去。索之可也。乃並其首頁得之。星夜詣牧翁家言之。牧翁喜欲狂。款以盛筵。贈以念金。此書遂如豐城劍合矣。後入清內府中。蓋牧齋晚年頗窘於貲。鬻之以供家用也。牧翁嘗言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大有李重光揮淚對宮娥時情景。

牧翁一日赴友人宴。肩輿歸過迎恩橋輿夫蹉跌。牧翁亦仆出輿外。抵家遂得奇疾。立則目欲上視。頭欲下。

俯牽製甚苦臥則否延醫診治累無效會南昌喻嘉言先生游蘇頃遣僕往邀越數日始至診之曰非疾也然藥石弗能奏效因問府中有騶從強健多力者乎速簡數人來至則命飲以酒酒罷呼飯語之曰汝輩努力加餐將令爾等嬉戲爲樂也飯畢命兩人來持牧翁併力疾趨自東而西由南之北不許瞬息停力竭則另以兩人易之牧翁殊苦顛播初不之顧益促之約二刻許曰可矣試令坐床上則病已霍然他醫在旁未解其故再拜求教乃曰是疾乃倒仆與外時肝第二葉搖而被卷故現斯證今扶掖之使疾走抖擻其經絡使肝葉因顛動而復其原故氣脈舒暢而頭目安適也牧翁神其術稱爲聖醫爲延譽之於是喻先生之名滿天下

弘光乙酉清豫王多鐸下金陵諸大臣相率迎降餽送有至萬金者牧齋獨不以金銀而以古器文玩人謂此翁以自裏廉潔不知別有深意蓋有清諸王貝勒自入中原後子女玉帛皆已充物所歉然不足者旂裘毳幕之夫未習中原文物常欲自炫其藝事賞鑒以明早脫夷俗牧翁蓋深知其故特爲是以迎合之也某野史有紀其禮單者東端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拜叩首謹啓上貢鑒金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玉杯一進天鹿犀杯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玉鼎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啓上貢末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兼翰林院學士禮部尙書臣錢謙益時蘇人張澆與豫王記室諸暨曾王佐善因得見此

清代名人軼事 錢牧齋軼事

四

王佐語。況是日。謙益捧帖入府叩首。丹墀下行。九叩三跪禮。興上階。入殿門。復俯伏王座前。致辭。王爲色動。接禮甚歡。嗚呼。東林氣節。於是掃地盡矣。

乙酉五月之變。牧翁方與河東泛舟秦淮。河東指河水。謂牧翁曰。是水清泚如此。何不並命於中以保盛名。姜亦獲附末光。共傳不朽。豈不善乎。牧翁首肯。而有難色。河東卽奮身自投。牧翁持其袂。不得入。河東頓足曰。公自誤。兼誤我矣。惜哉。惜哉。後數年。牧翁偕柳游拂水山莊。見石澗流泉清澈可愛。牧翁思濯足其中。而畏寒。前却不決。河東笑曰。此溝瀆水耳。豈秦淮比何畏焉。牧翁有慚色。

順治丁亥。牧翁爲蜚語所中。被捕入獄。公子名孫愛者。性暗儒。遠避戚家。不敢從行。柳夫人毀粧偕往。職臺。謁焉。牧翁在金陵獄中。和東坡獄中寄子由韻。所謂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者。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大恧。應貽人口實。託牧翁知交數人。百計彌縫。叩首流血請罪。始允改孝字爲壯字。今集中所刻是也。然此子天良未泯。勝乃翁所爲多矣。

常熟一老儒。鄉塾師也。一日入城。經一大宅外。聞異香溫靡。隨風而至。異之。駐足而視。俄頃有少婦數十人。皆靚妝簇擁。一綵輿至宅門外。徑入鄰里。皆入第觀之。塾師亦雜稠人中。立於塔下。綵輿停置中堂。若有所俟。久之。中門啓。一老人烏巾朱鳥。翔步而出。諸婦亟啓輿。簾扶一麗姝出。垂髻素服。貌若天人。立猩紅毯上。端肅四拜。老人抗顏受之。拜罷。攜麗姝手笑語而入。塾師怪之。問於衆。始知爲某貴官女。公子慕東湖詩名。從之學詩。今日辰良。故執贄登堂。老人卽東湖也。毛西河袁簡齋之所爲。翁實其濫觴矣。

聖安皇帝之被執至南京也。幽於故司禮監韓贊周第中。豫王令諸舊臣一一往謁之。諸臣皆拜跪無言。王鐸至。獨不拜。直立戟指數其負烈皇之罪。且曰。吾烈皇臣子。非汝臣也。汝安能受吾拜。攘臂而出。牧齋後至。伏地痛哭。剡許不能起。曾王佐爲扶出之。余謂孟津何至如是。殆疾之者。故其辭牧齋一哭。猶是天良未泯處。

與公曰。牧齋易節後。動輒受人譏刺。兩朝領袖之譴。至今以爲佳話。或謂清兵入關後。牧齋具滿洲冠服。往迎時途。遇一叟。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你這傾國傾城帽。帽與貌同音。蓋竄易西廂詞句也。聞者爲之絕倒。

附「錢牧齋逝世後柳如是自盡始末」(柳夫人遺囑) 手、無、三、兩、立、索、三、千、金、逼、得、汝、與、官、人、進、退、無、門、可、痛、可、恨、也。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來、汝、家、二、十、五、年、從、不、曾、受、人、之、氣。今、竟、當、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後、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當、同、哥、哥、出、頭、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懃、陰、司、汝、父、決、不、重、放、一、人。

垂絕書示小姐

威逼姓名原稿未敢直書。姑闕之。

按遺筆云。來汝家二十五年。當以崇禎庚辰歸牧翁。九載而生孝女。則孝女以當順治戊子生時。牧翁年六十七。於順治辛丑贅婿趙管。女年僅十四。至是年甲辰。女年方十七也。

孫延齡遺事

清代名人軼事

孫延齡遺事

闕名

孫延齡。孔定南壻也。定南殉粵西難。四貞年十二。乳嫗攜之遁民間。得免。順治十年。將軍線國安收復桂林。四貞歸京師。既長。適延齡。王在時所許字也。康熙三年。延齡出鎮衡州。六年六月。移鎮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爲正副都統。受延齡節制。延齡所居明靖江王府。既居之。忽忽若失。或頭目眩暈。不視軍事。學圍棋鼓琴。臨池楊摹古帖。挾彈丸。張數罟。取魚鳥以爲樂。王孟心易。延齡年少。以婦貴。無大材略。不屑爲之下。而延齡亦驕縱。數傲侮王孟。遂有隙。十二年二月。永年爲兵校所訟。延齡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聞。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於河南。不得進。仍返粵。延齡由是益憾永年。時巡撫馬雄鎮具奏將軍都統互訐事。上遣大臣出勘兩造。延齡內不自安。十三年正月。吳三桂叛。延齡遂誘王孟十二人至府。盡殺之。而使入納款於三桂。蓄髮易冠。發兵反。因雄鎮殺澤州知府劉誥。知縣劉欽。鄰周岱生等。以應三桂。提督馬雄駐柳州。亦貳於三桂。然奸猾持兩端。延齡使人逼見。易衣冠。不從。嘗之。又遣其兄延基與總兵官陳全攻雄。雄不爲動。七月。又遣總兵官侯成德攻雄。爲雄所敗。雄亦爲流矢中頰。是以愈不睦。既而延齡上表。吳三桂稱名不臣。不用其印劄。自鑄印設官。變置州縣。視賄多者與善。地兵餉不以時給。軍士不服。十五年。軍士忿故將軍線國安舊恩。鼓噪奉線之公子爲主。謂市德於綫公子。而線公子約束軍士頗嚴。復鼓噪囚綫公子。而迎延齡。時延齡逃匿小民孫七家。軍士迹至。以輿來迎。延齡疑懼。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齡別室。而自出見軍士。云爾曹殺我夫婦易耳。獨不念先定南乎。軍士環列叩首。具陳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無他。呼延齡出。延齡不敢坐輿。請以一輿舁其婦。而挽輿以行。既入府。延齡慚。不能視事。謂孔氏曰。吾

之復得生也。以卿故。軍士念定南王威德重卿。卿其握權視事。吾願爲閒人矣。孔氏遂戎服擊鼓升堂。理軍事。軍中頗服之。十六年。線公子以前事流廣州城之柳州。說馬雄伐延齡。延齡聞雄兵至。疑城中有內應。藉諸仇家。無男女老幼。夜盡驅之灘水傍。每十日一舉刃。推置水中。至明而畢。江赤水不流。實無內應也。至相持數月。無勝敗。乃引去。遂致書三桂。譖延齡陽奉命。實歸清朝。三桂本怒其不稱臣。益信。十月遣其兄子爲將。吳軍世琮至桂林。給延齡。延齡不知雄之譖已。郊迎世琮。伏卒斷其首於馬上。函送雄所。四貞率殘兵遁歸。老於京師。以善終。延齡死後十餘日。雄亦病死。

閻古古

崇正庚午。孝廉徐州閻爾梅。字用鄉。又字古古。恃才傲睨。交游不輕許。可遇溧陽陳百史。名夏。於虎丘獨許其必發。魏科癸未。果以會元榜眼。及第。鼎革後。百史入內閣。在漢人中最用事。古古奔走於外。當事物色之。禍將及。乃入都。與百史相聞。一日。百史令親信至閻寓。謂如肯會試。當以會元相贈。古古笑而不答。其人屢促回音。古古令仲掌書一嚇字於上。云以此復之。蓋以鴟梟得腐鼠喻陳。而以鷄雛自喻也。其詩有誰無生死。終難必各有行藏。兩不知。亦上。百史句也。百史見之。不敢復言。

亭林母

子愚曰。顧亭林先生與葉紉菴辭薦舉書曰。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任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必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

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辭決志哀。可歌可泣。按先生母王氏。當彌留時。遺書云。嗚呼武兒。余與爾將永訣矣。不得不臨別贈言。許夢爾父同吉。攜余行於沙漠之地。此大不祥也。然國事至此。死且嫌遲。死又何惜。惟余惓惓於爾者。不在言而在行。不在學而在品。爾固明之遺民也。則亦心乎明而已矣。余嘗苛論古人。謂夷齊扣馬而諫是也。諫而弗從。胡勿殉國。乃登首陽。探薇蕨。何爲乎噫嘻夷齊誤矣。甲子以後。首陽尙得爲商之山。乎薇蕨尙得爲商之食。乎噫嘻夷齊誤矣。一時儕輩莫不訾余持論之偏。獨梨洲心韙之。則其懷抱可想。且余觀爾友中。亦惟梨洲品詣敦篤。爾雖師事之可也。惟爾之子若孫。囑其爲耕讀中人。勿爲科名中人。則爾方不愧余家肖子也。嗚乎武兒。余與爾永訣矣。無月日時。毋氏囑無月日時。卽無明之時也。當與所南翁之名。思肖同一苦心孤旨。夫人之惓惓祖國可悲也。

顧亭林軼事

闕名

清初崑山顧亭林先生。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徐尙書乾學兄弟。蓋先生之宅相也。康熙某年。先生至燕京。尙書設筵款待。三酬既畢。卽欲起還寓。尙書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須暢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尙書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余觀今人譏客。多於晚間行之。雖不盡如先生所言。出於淫奔納賄二途。然察其實迹。則固合有前兩種臭味也。一飲一食之間。可以觀人品矣。

偵探告密之濫觴

清初祖大將軍撫吳時。凡吳之不法者。悉嚮身於其部曲。謂之投旗。既投之後。平日小數細忿。以片上之幕府。即率組練數十。以一鐙鑰鎖其人去。非破產不止。同時聞風起者。不可枚舉。至有大家閨婦。不得意於其夫。亦欲投旗以陷之。此於近世偵探誣人之風。無或稍異。而妻之控夫。亦於粵省曾一見之。嗚呼。衰世人心。愈幻。思之真可浩歎。

滿洲名士惡作劇

宗室炳成。滿洲名宿也。幼勤學。無貴胄氣。尤好金石書畫。蔭爲都察院筆帖式。常蔑視上官。以爲不足與語。國初故事。設有司屬員。與堂上論事久。得自挾坐其席地坐而言。此猶未入關時。氈幕中舊習。後會典既未刪除。亦未聲明。一日。炳故擇一長言之事。挾坐具懷會典。徑見都憲。立談良久。忽設坐具於地。都憲大駭。將斥之。炳以會典進。都憲瞠目以視。而無如何。同僚咸以爲玩世不恭云。

高士奇與徐乾學相比中傷朱竹垞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錢塘人。初由監生充書寫序班。供奉內廷。旋由舍人授翰林院侍講。與經筵游至少詹。二十八年。從舉祖南巡。至杭州。駕幸其家之西溪山莊。賜御書竹窗二字額。旋爲都御史郭琇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放歸。後授禮部侍郎。未赴卒於家。特諡文恪。士奇與尙書徐乾學爲兒女姻親。一時氣燄特盛。民間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謠。許三禮疏中。曾采以入告。以無主名。得不竟其事。朱竹垞在

史館詠史云。漢皇將相出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從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文程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指士奇也。朱後卒爲所中傷云。

清世大學士之建置

內閣爲機務要地。以大學士領之。有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名。滿漢各三人。乾隆十三年。仿古左右設相之制。滿漢各省一人。復設滿漢尙書各一人。協辦閣事。如宋之參知政事。前明之入閣辦事也。雍正二年。諭以聖祖時年久。老臣在朝甚少。因特授禮部尙書陳元龍都御史尹秦二人。爲額外大學士。則其時六閣臣俱有人。而協辦制尙未設。案殿閣加銜。亦始宋制。明洪武十五年仿之。設殿閣大學士。去丞相。重其任於六部。在明時稱某部尙書。某殿大學士。今則設閣銜加於部銜上。又國初殿閣銜。始終不易。雍正朝張廷玉。由文淵閣晉文華殿保和殿。後遂以次上推。如明時由編殿升三殿故事。中亦間有不易者。如乾隆朝劉統勳在東閣十年。而後入之尹。高俱文華。阿溫俱武英。陳劉俱文淵。行步班次。不以殿閣爲序。道光朝則曹振鏞由體仁晉武英。穆彰阿由武英晉文華。潘世恩由體仁東閣晉武英矣。自設協辦後。卽中和保和二殿。亦不入銜。

道州諧談

何子貞太史嘗譏客。有狂士善營人短。偶問一客小篆。客曰泉孫。狂士斥爲不通。太史曰。渠非不通。某兄之祖別號漱泉。泉孫二字。所以承其舊也。狂士不信。太史曰。古有水母。今有泉孫。既有水母。卽有泉孫。此屬君

之不通。非某兄之不通也。狂士默然。一座稱快。

杜婦遺詩

明亡後。清兵入燕京。有杜氏婦。夫早死。色美麗。性淑靜。不苟言笑。爲一兵所見。虜之去。欲污之。婦曰。待我祭亡夫後。乃從爾。兵信之。婦攜酒飯。至武定橋哭奠。遂口占絕命詩曰。不忍將身配滿奴。觀攜酒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留得清風故國都。遂躍入河中而死。

國泰之笑史

乾隆末。國泰爲山東巡撫。年纔逾弱冠。風姿姣好。酷嗜演劇。嘗與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長生殿。國扮玉環。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窺浴諸齣。于以爲上官也。不敢過爲嫖褻。關目科譚草草而已。演既畢。國正色責于曰。君何迂闊乃爾。此處非山東巡撫官廳。奈何執堂廟儀節。以誤正事。做此官行此禮之謂何。君何明於彼而闇於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極妍盡態。唐突西施矣。國乃大快曰。論理原當如是。後被錢南國所參。高宗卽令錢隨和坤往勘。使節抵濟南署中。劇尙未闕。國聞報倉皇易妝。請見。面上脂粉痕猶隱隱也。

喀爾喀赤陵姐琵琶

康熙時喀爾喀部。有善彈琵琶女名赤陵姐。能彈冰車鐵馬之聲。彈時朔雁俱落。攢騎環聽。肅然無聲。鄰部厄魯特部噶爾丹。汪遣使求之。喀爾喀怒不與。汗起兵伐之。寢滅其部。以赤陵姐歸。喀爾喀部遣臣款塞求救。聖主親統六師。征噶爾丹。丹逆戰。其妻阿弩憂吞。率突騎略陣。被我軍殪於軍前。旋繫喀爾丹以歸。赤陵

姐隨入京師。猶奏技於王公家。聞者至有緣珠杜秋之歎。兩部構兵。祇以一女子之故。此亦不祥人也。乾隆時徐芝仙蘭游京師。從故侍衛聞此。因作赤陵姐琵琶歌。哀感頑豔。嗣響梅村。余往見沈小庾遺稿。紀此事。並載徐歌。因備錄之。歌曰。邈娑檀上紅紋燈。龜茲國唱無愁曲。尤物皆從起運生。天教色藝空金屋。千年沙漠藏龍蛇。化為女子顏如花。生長赤陵呼作姐。能將蕃曲譜琵琶。琵琶宮調八十一。別有新聲緩挑出。韻並風生樂萬方。國王一見加諸膝。其王分地跨興和。西與山戎（厄魯特）接壤多。閒起侵陵緣互市。修修和好悔操戈。鼓聲坎坎冰天裂。豔裝正踏山頭雪。一枝春色照黃沙。兩國兵端從此結。虎奪龍爭秋復春。朝爲楚腰暮爲秦。掌上青娥偏解舞。原頭戰骨幾生塵。皇皇天子修文德。頻遣行人頒玉冊。蠶茲褻窳惡。浮天爲一婦人滅。一國旌旗出沒黑山陬。風雨憑陵清海頭。塵起百靈爭語帝。霜高屬國盡防秋。維時五月三日暮。至尊駐蹕杏泉戌。寇騎倉黃走大荒。龍驤浩蕩來西路。羽林老將爲余言。親見閱支陣前僕。四寸文綦玄鳳飛。過身細鎧秋金鍍。芙蓉十隊化寒烟。腰有殘英泣斷弦。鬢點霜雪亡贊普。命餘鋒鏑出祁連。理藩院裏秋槐老。階墀猶把琵琶抱。宛似蝦蟆陵下人。潯陽江上傷潦倒。聽彈一曲別郎官。弦上傳來意萬般。未死若憐胡地隔。得歸終戀漢恩寬。曲終上馬風蕭索。風吹淚逐哀弦落。何須淚逐哀弦落。禾黍油油滿沙漠。君不見傾城傾國代有人。若個老歸生處樂。况爾歸時國有君。太平無復強侵弱。

哈什屯不附多爾袞

闕名

哈什屯天聰時官侍衛。擢任禮部參政。崇德二年。與佐領喀愷等分道征瓦爾喀。俘獲甚衆。三年招降。明總

兵沈志祥於石城島。六年清軍圍松山城。明總兵曹變蛟乘夜攻清營。哈什屯先衆捍禦。腕中創。力戰不少卻。順治元年。擢內大臣。尋列議政大臣。會睿親王多爾袞有疾。哈什屯偕貝子錫翰等往視。睿親王曰。予有疾。上宜臨視。又曰。爾曹毋以予言上聞。既駕臨視之。睿親王罪大臣等違令擅奏。降哈什屯世職。八年。世祖親政。鑒哈什屯無罪。復所降職。兩遇恩詔。皆爵一等男。初。睿親王輔政。大臣輩阿岱和洛會。楞僧吉等多諂附之。哈什屯獨持正不阿。肅親王豪格爲睿親王所構。卒於獄。鞏阿岱和洛會欲殺其幼子富綬。哈什屯與內大臣巴哈力爭之。議乃寢。及睿親王卒。楞僧吉盛稱王功績於上前。並及兩黃旗大臣。謀立肅親王事。詔下法司鞠訊。盡得其阿諛誣陷狀。尋與鞏阿岱以朋比伏誅。而和洛輝亦以黨附睿親王。爲大臣蘇文薩哈所劾。磔死。於是肅親王之事乃白。遂封富綬爲顯親王。其始終執詞不撓。以證此獄者。哈什屯及巴哈二人也。十二年。以奉職恪勤。加太子太保。明年。以年老致仕。康熙二年卒。年六十有六。乾隆十四年。曾孫大學士忠勇公傳恆。經略四川成功。凱旋。賜建宗祠。春秋致祭。以獎忠勲。祀自哈什屯始。

京師前門關帝廟

闕名

京師前門關帝廟。蓋明熹宗以宮中所造像。置之廟中者也。清時香火極盛。入民國後。乃稍損矣。今改築前門馬路。折兩翼城。仍留關帝觀音兩廟。聖而新之。蓋從民俗也。因記嘯虹筆記中。有志休寧汪太史楫使琉球事。是年元旦。太史禱於前門關帝廟。求籤。得一籤云。一紙官書火急催。輕舟東下浪如雷。雖然目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回。當時駭而不解。數月而出使命下。歸國時。波濤萬狀。甚危險。有烏鴉千餘。夜繞檣帆。船

破數尺。又有巨魚。蟠其缺處。不漏。乃嘆事皆前定云。

梁山舟遺事

闕名

梁山舟學士。以書名乾嘉間。平生深自矜重。不輕爲人作。乾隆末入都祝嘏。道出山東。聞人言運河盛漲。前途道阻。因詣撫軍某公咨之。某公者滿洲旗籍也。相見卽盛言水勢之大。因暫留居署內。館之後園。膳饌豐隆。惟出入必經撫軍內室。殊苦不便。遂亦鍵戶。不出。撫軍每三五日必來省見。則言水勢未平。咨嗟不已。室中一無書籍。惟插架古法帖十數種。隴麕數十九。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終日無事。因以翰墨爲消遣。如是者。市月架上楮墨亦略罄矣。一日撫軍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可行矣。遂張筵祖餞。酒半忽顧架上楮素。嘆曰。吾以王事鞅掌。友朋書債皆堆積此間。何日始能清理耶。學士乃言曰。吾在此日無所事。已敬爲代償矣。撫軍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我書名。展轉請求者。今一旦爲公汗盡。奈何。亟呼僮仆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愠。遽匆匆別去。旣首途。則前驛並無水漲事。皆撫軍飾詞欺之耳。然莫明其故久之。始悟廿餘年前官翰林時。撫軍官筆帖式嘗以佳紙求書。學士拒而不許。今故爲此狡獪以報之。學士後與人言及猶憤憤。遣人往覘。則撫署中四壁琳瑯。莫非學士手蹟矣。此公可謂惡謔然殊未傷雅成哲親王曾爲謝學士階樹作羅庭經小楷。爲生平極精之作。旗下一都統見而愛之。乃以數十金購宋紙一卷。親詣邸。跪求王領之。翌日卽送至。某都統訝其神速。方輒自喜。展視了無一字。惟一角有蠅頭小字三。猝不易辨。諦視之。則你也配三字而已。此則令人難堪矣。

梁山舟遺事二

山舟先生家世人品均第一流。第有濬仲之癖。曾以阿堵故。致遭小人之辱。雖事出意外。而責備賢者。不得謂非白璧微瑕也。先是謝少宰塘在京師捐館時。諸子均在家。惟三郎楊鎮視含斂。存歷年廉俸及修贄贈。賻得萬五千金。五股各授三子。均存。山舟先生處漸次歸還。獨四郎一股係孤兒寡婦。屢索不給。謝之長子恭銘。乃至批先生之頰。登門坐索。詬厲萬端。時先生已老。或勸其勿爲已甚者。先生曰。吾受生平未嘗之辱。何顏更爲若輩作調人。客曰。夫已氏無忌憚。若此。故公受此橫逆。不可不令輦下。諸公共聞之。且他日鍾王石刻中。多一老拳帖。亦爲翠墨異聞。先生始解怒爲笑。諾之。且封入三千金。令轉付三郎。以了糾葛。後謝家昆季棣萼參商。致遺狀尸控。上達天聽。譴責有加。先生始服客之先見。然不久。仍以其姪積通事。遭細人詬辱。或謂先生一生皆爲富所累。信然。

完立媽媽

宮中祀神日。於案下設小桌。供以糕醕。名曰完立媽媽。蓋卽爲明孝定莊皇后也。清二祖被禍時。李后嘗爲惋惜。飭諭李成梁勿枉濫。故高廟感其德。附祀於明堂云。完立者。卽萬歷之轉音也。孝定皇后當時稱九蓮菩薩。今其像尙供八里莊摩訶寺中。

希佛有賽諸葛之稱

康熙中三藩叛。諸將多逗遛不戰。擁兵自衛。惟護軍統領希佛。累戰有功。多以奇謀致勝。軍中呼爲賽諸葛。

清代名人軼事

梁山舟遺事二 完立媽媽 希佛有賽諸葛之稱 一五